

毕淑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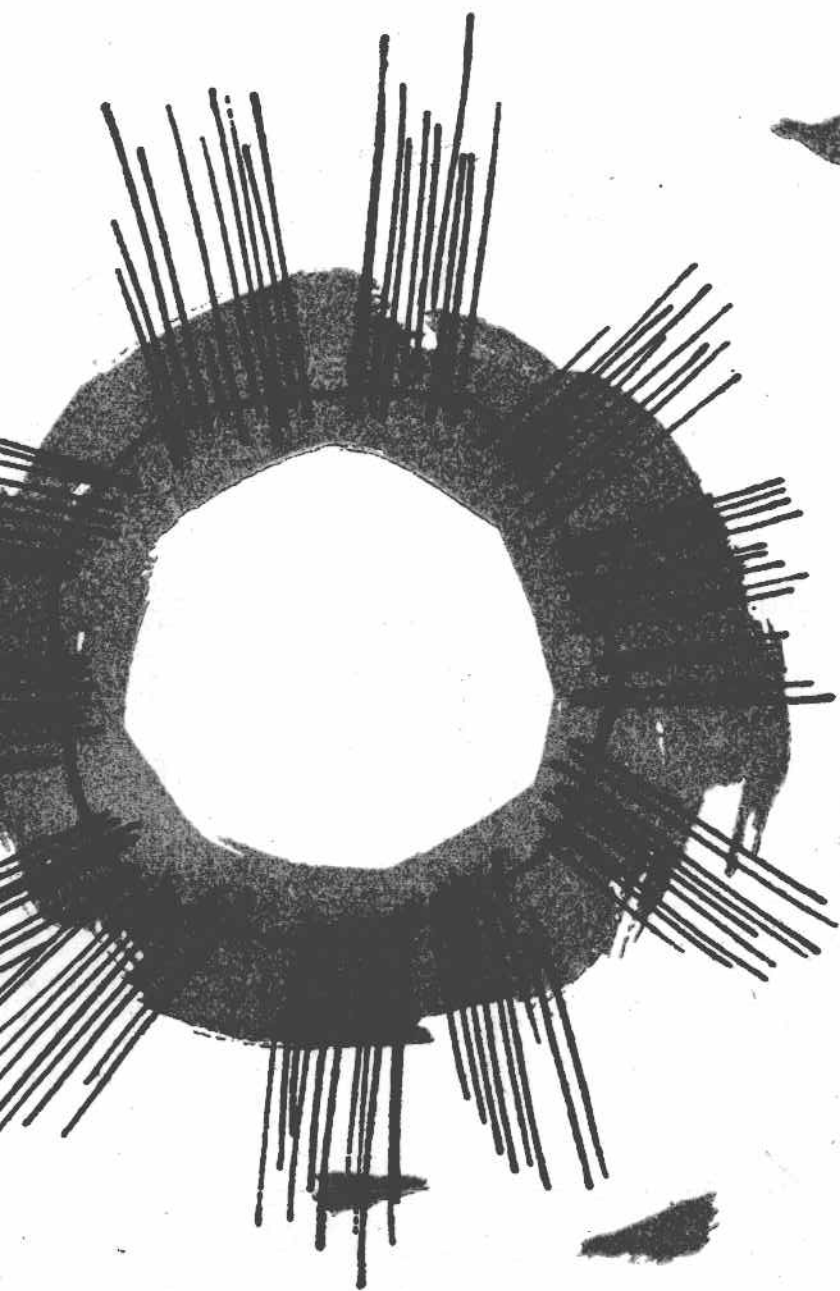
昆仑殇



毕淑敏

昆仑殇

作家出版社



昆 仑 殇

作者：毕淑敏

责任编辑：水 舟

责任校对：马云燕 彭卓民

装帧设计：唐伟杰

插图：郭海燕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138千

印张：8.125

插页：6

版次：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439-2/I·438

定价：3.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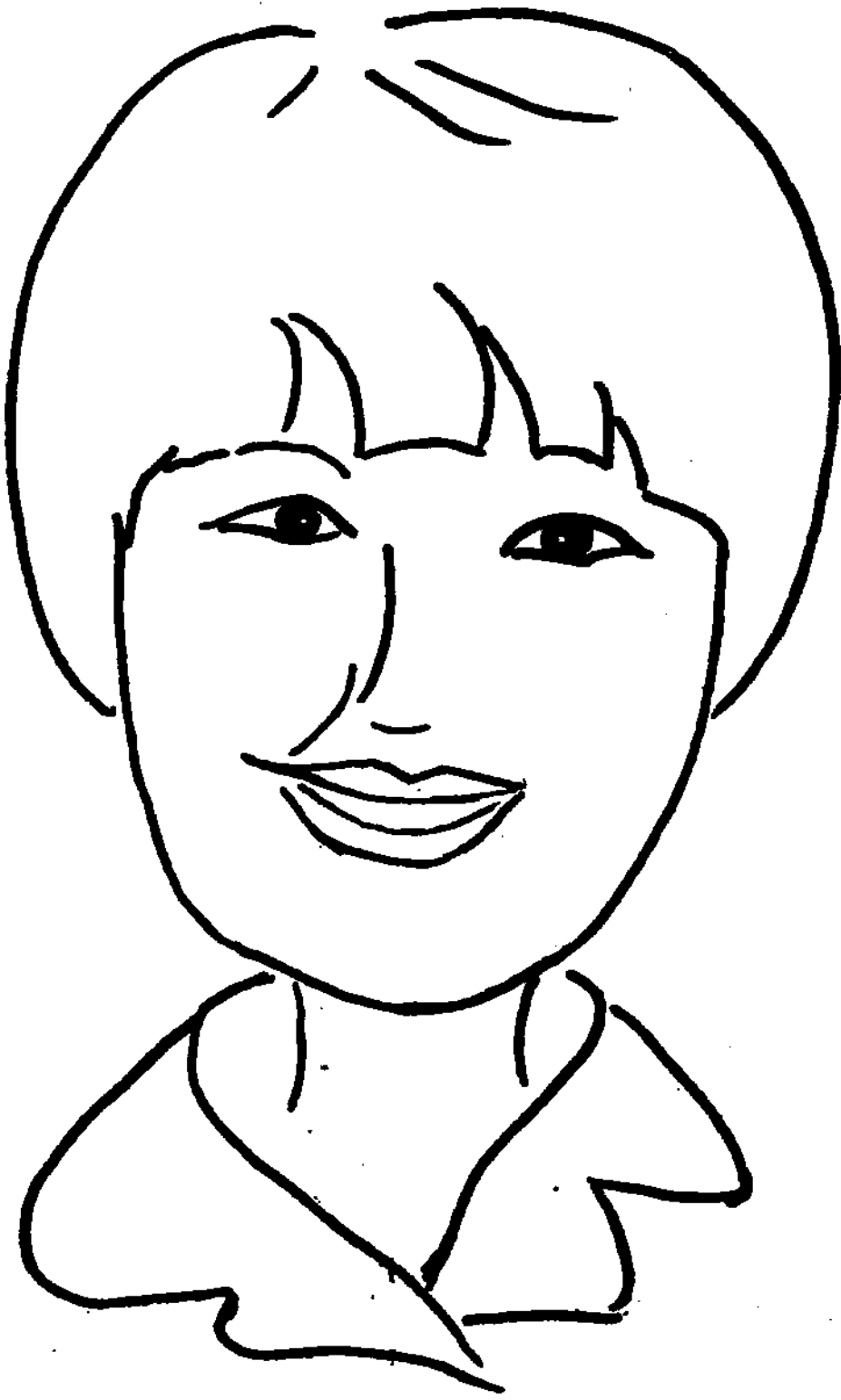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扶植新人，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。

作家出版社



毕淑敏 像

郭海燕 作

小 传

毕淑敏，女，祖籍山东，1952年出生于新疆，半岁时随父母东调入京。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中。1969年参军，在昆仑山、岗底斯山、喜马拉雅山三山交汇处某部队任卫生员、军医。12年后回到北京。现为北京某单位卫生所所长，内科主治医师。

序

李国文

她可以算得上八十年代文坛上的“不速之客”。

在此以前，人们对于这位女兵出身的毕淑敏，几乎是一无所知的。她曾经写过些什么？发表过些什么？和文学有些什么因缘？至今还是个小小的谜。

但是，突然间，她来了，匆匆忙忙地朝文坛走来了。这个面目一新的人，充满信心地出现了。

就像泰戈尔在《吉檀迦利》里写的那样：

“四月芬芳的晴天里，他从林径中走来，走来，一直不停地走来。”

“七月阴暗的雨夜中，他坐着隆隆的云辇，前来，前来，一直不停地前来。”

她究竟是在“四月芬芳的晴天里”来的呢？还是在“七月阴暗的雨夜中”来的呢？现在也很难说了。反正，她“坐着隆隆的云辇”和她前后差不多涌现的

一批人，令人刮目相看地来了，而且是势不可当地、锐气十足地走来了。

那时，我主编着一个刊物，我和我的同事们乐此不疲地把这批新生代的作家，一个一个地推到舞台的脚灯前，以期引起文坛的注意。这其中也涵寓个人的私衷，当我初学写作时，也曾得到过前辈作家的援助；同样，不例外，也挨过赫赫扬扬名家的棍子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打棍子的人，自己也挨了棍子，不知他在九泉之下怎样总结经验？所以，我为这些青年作家，尽一点心力，使他们少挨棍子，多点帮助，也算对当年关注过我的前辈作家的一份回报。

当我们在许多陌生的面孔里，注意到毕淑敏的名字，她的处女作《昆仑殇》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。她没有初学乍练的稚嫩，没有那种新人怯生生的软弱，着实教我们相当地讶异了。她是谁？她从哪里来？她的文学经历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好奇。

答案终于找到，她是位从零开始的业余作者，直到今天，她还是位克尽厥职的医生。然而从这篇处女作中，可以看出她执笔时卓有把握的精神准备，和镇定自若的，绝不左顾右盼的心理状态，这种成熟的职业素质，使人很难相信这是她首次问世的作品。

无论如何，新时期文学，有了十年长足进步的历史，褒也好，贬也好，人材辈出是个无法抹杀的

事实。这块园圃，经过了春天的播秧，夏日的耕耘，自然而然会有秋季丰硕的收获。在我编辑刊物的那几年里，文学有可喜的进展，一大批像毕淑敏这样的青年人，进入文坛，这似乎是势之所至，顺理成章的事。正如唐诗之由初唐时期进入盛唐时期一样，是历史的必然。所以，这批青年作家，一开始起点就比较高，是毫不奇怪的。

当然，我们也担心过，和我们为其他新进的作家担心一样，是一亮即逝的殒星呢？还是不但有爆发力，还具有相当潜力、耐力的一位愈跑愈好的马拉松运动员呢？她没有让信赖她的人失望，随后又奉献出《送你一条红地毯》、《紫花布幔》、《补天石》、《君子于役》、《西红柿王》等等作品。看起来，她步履矫健地在文学赛场上冲刺着。

关于这些中短篇的成就，已有一些定评，故不赘言。但如果细细品味毕淑敏在艺术上的追求，可以看出她的自信，她的执著，她的努力不同凡俗地创造自己的艺术个性。她的每一篇作品所营造出的氛围，情趣，意境，风格，绝对是“毕淑敏”式的。而不像有些青年作家那样，容易受潮流影响，为时尚左右，被别人成功的模式诱惑，以及热心的名流教导而动摇。她似乎挺沉得住气，不变初衷，该怎样写，还是怎样写去。这是我十分钦佩的。老实讲，要做到这点，说来容易，其实并不易。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，趋同心理是很能抹杀个性特征的。

而喜欢诲人不倦的长者又大有人在，往往谆谆教诲也离不了“一二一，齐步走”，担心青年人出列，不守规矩。用心是良苦的，但如果谁真是规行矩步，不惑不逾，恐怕文学的生机也就断送了。一个作家失掉了自己，那么，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所以，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小草呀，你的足步虽小，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。”或许可以移作在毕淑敏作品结集出版时的一点忠告。珍惜这个好容易创造出的属于自己的文学土地，深耕细作，付出汗水和心血。我相信，这块土地会回报你，丰收的日子不会太远。

世界就在脚下，走自己的路，一直不停地向前。还像当初朝文坛走来时那样，没有犹豫，没有彷徨。可以期待，毕淑敏在今后的文学跑道上，会跑得更快，更好！

目 录

序……………李国文 1

昆仑殇 1

送你一条红地毯 102

君子于役 209

昆 仑 殇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冬天，发射有军事卫星的国家，自高空所摄我国昆仑山地区的照片中，发现了一条奇异的曲线。

这是什么？

新式武器试验场？国防设施的伪装？中国人修筑的马奇诺防线？抑或又一条长城？情报人员陷入忙乱之中。待到高精度分辨仪器，经过连续动态观察，电脑显示出最终结论之后，他们愕然了。

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，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，这些徒步行进的中国军人们，究竟要干什么？

他们等待着它的消失，或者是凝固在那里。

然而，曲线顽强地向前延伸，延伸……

昆仑防区作战室里的会议，已经开了整整一天了。

摆在铺着墨绿色军毯会议桌上的所有菜碟，都盛满了烟蒂，像富足好客的乡下人端上来的菜。散落在地面上的烟灰，薄白细腻，看得出都是些上等货色。

丢下第一支烟蒂的人，此刻却睡着了。

他很矮小，缺陷增加了他的威严，作为昆仑防区最高军事指挥官，他的名字被“一号”所代替。一个除了零以外最小的数字，又是一切天文数字的开始。谁能逾越过“一”呢！

他也实在太累了。急电之下，以一个连的兵力清雪开道，将业已封山的道路打开；两个司机轮番开车，昼夜兼程，才得以赶到军区，领受了总部关于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的最新指令。之后，飞驰上山，赶到这座赭红色花岗岩造的石屋里，就这样也已经晚了。内地部队，闻风而动，为摘掉“老爷兵”的帽子早已离开温暖的营房，“拉”到野外“练”去了。唯有高原部队因拉练一项尚无先例，还在举棋不定。副统帅提出必须做到“四会”。会吃饭——必须自带生粮野炊。会宿营——意味着甩开帐篷，露宿在冰天雪地。会走路——摒弃不多的现代化运输工具，徒步负重行军。唯有最后一条容易：会做

群众工作——防区内几乎没有老百姓，尤其是冬季。但前三条已经足够了，严酷的自然条件加上苛刻的人为要求，昆仑将士以血肉之躯和昆仑相撞，后果将难以设想。

空中，弥漫着烟雾。起初，它们是柔弱的，若有若无地积聚在房屋的最高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无声无息地卷曲重叠增厚，一寸寸蚕食着晴朗的空间。然而一股又一股粗重的气流，依旧汹涌喷出。烟雾像帐幔一般使得所有军官们的面目都变得朦胧了。但，他们的意见仍大相径庭。

会议陷入了僵持。

记录者可以休息一下了。作战参谋郑伟良迅速浏览了一下自己的会议记录簿，随手改正了几个错别字。还好，纸面清楚整洁。语句有的地方不很连贯，个别处简直前言不搭后语。可这不是他的过失，发言者水平如此。记录唯其原始，才有价值。但他不能否认，自己对赞同拉练的意见，记得简略些，对主张灵活变通的意见，则详尽条理些。记录时不觉察，现在通篇观来，倾向性就明显了。他有点儿惶然，作为一个参谋，他是无权在这种场合留下自己存在的痕迹的。

司令员醒了。反常的寂静惊醒了他。他从略显宽大的座椅里站了起来，舒适地打了一个哈欠，又伸了一个懒腰，接着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从烟雾里，他嗅到了迟疑、悲哀、痛苦，以至怯懦。这

一切，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他的下属们所经历的心理历程，他在军区的会议桌旁，全都经历过了。

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听到“四会”的一刹那，倏地火了。“四会”，“四会”，这么说，我们现在是“四不会”了！我们守在昆仑山上，是一伙吃军饷、拿烧火棍的饭桶喽！哈！连饭桶都算不上，饭桶好歹还会吃，可我们连吃——都不会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脑海，跟着传来闷哑的雷声——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，禁不住用余光暖了一下四周。惊惧中他忘了，多年的戎马倥偬，到了他这一级的军人，脸色已不再能显示心绪的变化。

震惊过后，他表示服从，并竭力使思绪纳入指示的轨道。这是军人的本能，也是形势的要求。自从“天下大乱”之后，军队格外要求服从。

如果不服从会怎么样？撤职？回老家种地去？昆仑防区将换上一位新的司令员？昆仑部队依然得去拉练？……这些十分可能，但他没有想过。要是他对每一道自己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命令都想那么多的话，别说当“一号”，他连排长都当不上。别以为只有士兵才需要服从，其实军官具有更强烈的服从意识。因为他们是从最优秀的士兵提上来的，而最优秀士兵的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。新兵身上的服从像一株小草。老兵身上的服从像一棵大树。

一号如今面对不同意见如同面对着一片杂芜的丛林。他从郑伟良处要过记录，很快扫了一遍，鹰

隼似的目光，又从到会者脸上缓缓掠过。他要将所有的林木从根上砍掉，露出白森森的茬口，然后，矗立起统一的意志来。

“同志们！”他的声音十分喑哑，这使刚才怀疑他是否佯睡的人，相信他确实是睡熟了。其实呢，包括这场睡眠都是他预先计划好的。既然有人想不通，就得给个说话的机会。他何不借此养养神呢！

“地图。”他头也不回地说。依旧嘶哑。他没有咳嗽清清嗓子的习惯，再喑哑的命令，也是命令。

郑伟良掀动机关，石墙的岩缝自中央裂开，无声地滑向两侧。一幅顶天立地的防区军事地图，满布蛛网似的符号和数字，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“我要的是全国地图。”一号略有不快。最优秀的参谋，应该听到指挥员没有说出来的话。

很快，一张全国地形图挂在合拢了的高墙上。图太小，显得有点儿局促。郑伟良递上一根木棍，一号接在手里，却不再理会地图，随便聊天似地开了头：“在座的同志们，当然首先是我喽，荣幸得很，都有两套档案，一套在军区干部部，记载着你何时入党，何时作官，官至几品，受过什么嘉奖立过什么功等等。也许呢，还揣着你的处分决定，记录着你犯过不想要乡下老婆之类的错误。”

很可笑，然而无人笑。

“还有一套，在那边。”一号用细木棍点了点窗户。这不是命令，人们却不由自主地把头摆了过去。

想到暗中有对手的两只眼睛在评价着自己，不禁有些惴惴然。

“这也是荣誉喽！别说一般人享受不到，离了昆仑山，你的官再大些，也没这待遇。那上面写点儿什么，我们将来总会知道的。有一天仗打起来，到时候翻出来一看，吓，某某稀泥软蛋，带兵最差劲，他防守的地带最易攻破。你就是战死在疆场，只怕做鬼都不光彩！”

一号的口气，并不严厉，听的人却为之一震。

“别人的记录，咱们暂且看不上。郑参谋的记录，我数了数，共有三十次提到缺氧，二十四次提到零下几十度，至于海拔高多少米，简直是无人不谈，我也懒得数了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是你们不知道，还是我不知道？！我命令，从现在起，谁也不许扯这些没用的数字！说那么多，无非是昆仑山苦。不苦，要我们这些人干吗？！我问你们，在座的，谁能用两匹不带鞍子的光背马，倒替着骑，换马不换人，马歇人不歇，能骑着马睡觉，在高原上一跑几天？”

有几个想回答，一看势头，又忙像大家一样低下了头。

“我再问你们，谁能怀揣一条生羊腿，鲜血淋淋，不烧，不烤，不煮，不炖，充饥解渴全靠它，三五天粒米不进，枪一响，照样打仗？”

无人回答。